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2卷第2期
(总第3期)
2004年6月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闫凤桥；

本期执行主编：岳昌君

中国教育管理学的重塑及新出发： 对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基础及学科体系的 若干思考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 郭建如

摘要：本文认为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需要重塑和重新出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必要的。本文尝试性地讨论了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基础、研究的范围以及当前教育管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分别将管理学、哲学、心理学作为教育管理学学科基础而形成的“管理学派(含经验学派)”、“哲学学派”及“心理学派”的不足，并结合所在单位的探索对教育管理学，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面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应将教育管理学定位为应用性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将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作为教育管理学的基础学科，鼓励教育管理学研究中大力发展“经济学派”、“社会学派”和“政治学派”，鼓励不同的院校依据各自的学术的基础和侧重点发展各种学派，最终形成各派共存、交融生辉的局面，文中也对教育管理学的学科设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教育管理学、学科基础、学科体系、学派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篇会议论文的题目受到了本次年会讨论主题的启发。从会议通知列出的分议题中可以看出这些议题大多是围绕着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如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与归属;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重点;教育管理学的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教育管理学与教育学、管理学及教育经济学等学科的关系;教育管理学与实证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与反思;教育管理学的知识基础与学科体系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是一门学科在初创时期或面临重大转折时期需要重新考察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检讨意味着教育管理学可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就是我把论文题目定为“中国教育管理学的重塑及新出发”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最近也正在对这个方向的课程体系、学生的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变动较大,也很有重塑教育管理学的意味。

事实上,本次研讨会所列出的上述议题基本上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单独考察一个方面可能并不完全,甚至很难进行,要想对一个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可能就不得不同时对多个联结在一起的问题一并考察。因此,在篇论文中我想结合我们的实践对上述基本问题进行全盘考察,但重点想探讨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知识基础及学科体系的问题。

一、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要细分研究对象与服务对象

1、区分教育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层次

一般而言,教育管理包含了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也就是中小学教育这两个部分,但实际上这两个部分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学校内部的复杂性,学校与国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学校内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师与各教研室、与学校领导的关系,课程与教学在学校管理的比重都很不一样。以公办教育系统来讲,公办中小学的主要任务是完成青少年的社会化,如何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一名成员,国家的一名公民,所属民族的一分子。学校和教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执行国家和社会任务的代理人而已。教师和相应的学校机构可自由发挥的余地是往往比较小。

但公办大学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趋势下,这种情况就显得更为复杂。从历史上来看,大学、大学内各院系、各院系不同专业方向的教师之间保持着彼此很高的自主性,他们分别与外面不同体系联系

在一起,受外部影响较大,因此,大学被学者称为“松散联结型”组织,这同基础教育的执行机构具有很强的整合性是很不一样的。同时,这些机构在功能的复杂性方面,在面对的对象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如大学同时具有科研、教学和服务的功能,而中小学往往只具教育的功能;大学要面对的是由政府、企业、赞助人、国际机构等等构成的复杂的外部交往环境,而公办中小学的行动环境就要简单地多,主要是面对政府和所在的社区。在实践中,尽管中小学同大学一样都是教育机构,但是这两个部分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方式是大不一样的。从高等教育机构中得到的教育管理的经验和规律常常并不能适合中小学教育管理的实践,反之,也是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教育管理混在一起,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共同性,可能就会忽视它们彼此的独特性。因此,不能够泛泛地谈论教育管理,也不能够泛泛地谈论教育管理学,而应当将这两者区分出来。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具体到这篇文章,本文探讨的重点是高等教育这一部分。

2、区分学术性的教育管理学与职业性及培训性的教育管理学

高等教育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目前正面临着被其服务对象分化支解的危险。从早期来看,大学中设置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目的大多是培养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及实践方面的人才,培养对象主要是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大多并没有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经历。学生的来源构成在199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办高校大量设置,这使得实践中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人士可能并没有受过系统完整的高等教育管理学的训练,即便在公办院校里,以前从事过相关方面学习的,也因为现代社会的变化迅速,发生了知识更新问题。这些人希望能够进行与申请学位的在读学生相区别的针对性训练。他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并不是为了在学术方面有所造诣,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能够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和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进行“充电”。这样,他们的需求就与攻读学位的人有了很大的不同。而大学的培养方案还没有发生相应的分化以适应这样的需求,培养方案仍然是按照培养学术性人才和以培养没有实践经验的学生为主的,这就与这类学生的实践性取向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追求实践的取向中,也有些不同的情况,有的仍想攻读学位,接受相对系统的训练,有的仅仅

是填补某些方面的知识。

应当说面对着生源的分化和如此不同的需求,目前大学设置的高等教育管理在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并没有做到足够的分化,无法有效地面对这些不同的需求,原来制定的统一的培养标准显然已经不合理了。如在研究生培养中,那些在职攻读且从事管理工作的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实践来学习。但是大学要求他们也要与从事学术性的学生一样修同样课程,做学术性要求同样高的论文。这对他们来讲难度就比较大,而用处却不是很大。因应这种情况,就应进行区别对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从2003年秋季开始与国家行政学院和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联合举办高级教育管理博士项目,即EDD项目,招收对象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和公办院校及民办院校的中高层领导。另外,同时有限度地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教育管理人员的培训班,如针对陕西民办高校发展势头迅猛,教育管理人员又极端缺乏的状况,教育学院与陕西省教育厅社会力量办学管理中心合作举办了“教育管理硕士研究生班”,进行模块化教学。

3、教育管理学的共同基础及课程的模块式组织与开放性的问题

尽管服务对象出现了变化,高等教育管理学的课程体系也应随之有些变化,但不论是职业性的,或者是学术性的,在课程方面还应该保留一些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些交集。学术取向的课程应该为职业取向的课程提供更多的学科基础,职业性取向的课程一方面是要建立在学术性的课程提供的学科基础上,但是另一方面应更多地注意操作层面,使得这两者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一方面,服务对象的需求可能是多样的,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分化越来越强,同时学科交叉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企图建立独立封闭的学科体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教育管理方面课程设置,无论是学术性或者是职业性的,都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开放性,注意到相关学科的发展,为学生搭建通向其他学科求取相关知识的平台。

二、教育管理学的学科规范、学科基础与学科定位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1、学科传统和学术规范的确立是高等教育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

学界对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讨论,概括起

来,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1)没有学科意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少的研究停留在工作经验总结的层面上。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写这些文章的有不少是学校的管理人员,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但缺乏教育管理理论方面的训练,对自己的丰富体验珍惜不够,却一直想往理论上拔高,但是又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支撑,结果就搞得很抽象,读起来没有多少有意义的东西,味同嚼蜡。没有学科意识的另一个表现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搞理论上的大杂烩,东抄西抄,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2)没有问题意识。这里所讲的问题意识是指善于发掘出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可研究的问题。目前的学术研究或者过多地关注了一些现实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假问题”),或者是一些很具体的操作性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没有太多的理论深度。(3)缺乏积累的意识及积累的可能性。因为不存在学科意识,也不存在问题意识,往往是各说各话,彼此所用的概念也都没有很好的界定,没有探讨问题的共同基础,因此,积累的可能性很小,也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积累。

以上这些问题在学科的初创或重新恢复时期都会出现的,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经济学,90年代中期之前的社会学,90年代后期之前的政治学也都普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这些学科在经过了一段发展和反思之后都能很快地向规范化的方向,向一种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而目前的教育管理学,无论是高等教育管理学也好,或者是基础教育管理学也好,也都处在亟待规范化、科学化的阶段。这点可从近些年仍有相当多的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博士论文停留在做大题目或做成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做成调研报告这些现象上得到证实。

如果对社会科学的学科史作番回顾,就可发现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学科规范的重要方式是通过译介大批经典的西文著作,同时加大对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研究。这样做对解决学术规范缺乏这一问题似乎是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的多数社会科学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学科在国外均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传统,也确立了学科规范。因此,相对来讲,西方相应的学科发展相对成熟,通过对西方名著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了解这个学科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积累的基本方式。

教育管理学要想走向成熟,解决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的缺乏的问题似乎也有必要通过大量地译介西方相关的经典著作,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本土化的验证

和发展。目前,正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学科规范,进入高等教育学科的门槛较低,大大地降低了这门学科的科学性。

2、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基础过窄或不适当可能不利于学科的积累性发展

在国内,教育管理常被看作是一门应用性学科,甚至是实践性学科,也常常是把管理学,有时也把哲学和心理学视作教育管理的母学科。在实践中,因此而形成了教育管理的三种不同的流派或取向,即工商管理类或经验性的教育管理学、哲学思辨型的教育管理和心理学取向的教育管理学。前一类型中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识地借用工商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尝试着将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到学校的管理中去。在教学中也注意采取案例教学的方法。还有一种是虽然认识到企业管理与学校管理有很大的不同,将企业管理的理论抛在一边,但吸取了案例教学的方法,在教育实践中收集了非常丰富的素材,也有意识地从这些材料中总结经验。但因为缺乏从丰富的案例中寻找和发展理论的能力,长久以来面临着理论层次提升的难题。

对于将管理学看作是教育管理的母体学科,笔者曾经在去年的教育管理年会上提出管理学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资格,因为管理学本身就是应用性学科。其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大多是建立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上的。目前的管理学更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企业管理学,而企业管理学是同教育管理学是平级的。因此,不存在着要将作为企业管理学的管理学作为教育管理的母学科的问题。这种定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误导了研究者的,使之不能够认识到教育管理学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之间的关系,从而阻碍了教育管理学及时地关注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及时地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吸取营养的可能性。教育管理可以越过伪装成管理学实际上是企业管理学的学科,直接同基础性学科建立起联系。

在现实中,学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方式同企业差异很大,因此很难用企业管理的经验和理论来套学校的管理,尤其是大学的管理。这点从围绕着北大人事制度改革过程发生的种种争论中看得很清楚。改革的设计者对企业组织很有研究,改革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是以市场逻辑取代大学的学术逻辑,是以企业的思路来改革大学。实际上,大学与企业之间有太多的

郭建如,“试论社会学在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应用”,全国首届教育管理理论协作研讨会(广州),2002年。

不同,企业是以最大利润为目的的,而大学则不是这样的,同时大学的产品也很难衡量。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组织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和政府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大学本身的塑造力量可能远超过了市场力量对于大学本身的塑造,至少是同市场力量同样重要。而以企业管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管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因素或者说对这些因素重视不够。

当前的教育管理学中还有一种倾向于哲学的学派,这个学派的学者接受了较多的哲学训练,倾向于将哲学作为教育管理的基础学科。应当说,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哲学是一种思辨性的学科,教育管理学则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更加重视观察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并期望解释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而在这方面,哲学提供的思辨却有可能使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于宏大的理念,关注于抽象层次,甚至以抽象的概念来取代现实的观察,可能对微观领域中发生的具体变化视而不见,也就无法从对现实的观察、描述、解释中发展出系统的理论来。

在教育管理中,特别是组织行为的研究上,尤其是关于行为激励的研究方面,心理学占有一席之地,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教育心理学的心理学取向。尽管心理学在教育管理学中如此重要,但还是应该对心理学的局限性有进一步认识。一般来说,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研究的是个体的知、情、意的问题,而较少或者不善于将组织本身作为研究单位。同时,从研究方法来讲,心理学研究更倾向于实验室方法,科学的操作性较强,但是教育管理涉及到更多的现象并不具备实验室的可操作性,因此在面对着更大的社会实体时,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就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

学界中也有不少人将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管理的母体学科。这样的看法也有其局限性。实际上,教育学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课程和教学的领域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中的确发展出了系统性的理论和方法,但对教育管理来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管理来讲,课程与教学仅仅是管理一个部分而已,并没有涵盖教育管理的大部分内容。因此,并不足以将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管理唯一的母体学科。

3、教育管理学科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

目前教育管理学研究缺乏明确的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和积累意识,这很可能与教育管理学学科意识不明晰、学科定位不恰当有关。这次会议拟定的

议题中还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与归属的部分。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教育管理学科的学科性质是什么,它是一门研究什么的学科,应该怎么去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必然会对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争论是围绕着教育学是人文科学或是社会科学,是思辨性的学科或是实证性的学科,是理论性的学科或是应用性的学科展开的。依笔者个人的看法,教育学应当是一门应用性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在现实中,仅仅把教育学看作是应用性学科或者称之为实践性的学科是不够的。这种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取消了教育管理的理论追求,因此在当前应该强调它是一门实证性的社会科学。

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应该注重人文性,因为管理最终体现的是对人的管理,应该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特点,这门学科应该有更多的人文特点,在研究方法上应采取思辨、移情的方式。特别是在整个社会对教育制度不满日增的时期,这种人文性的诉求就更强烈。是侧重于对人的研究或是侧重于对制度与技术性结构的研究,在管理理论发展中常常呈现出交替变化的情况。笔者认为,教育应以人为本并不是说就不能对管理进行科学的分析,或者是排斥掉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也不能说对人的研究就不能采用科学的方法。

将教育学定位于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就在于强调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去做能够形成逐步积累的研究。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实证的方法同等于定量的方法,或者用数字,用数学模型的方法。这样的理解是对实证方法的误解。实证的意思就是要运用去观察、实验等的方法去验证,或证实或证伪某种理论观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实地研究的方法,通过案例去反驳某种通行的主张或者提出某种理论观点的方式也同样是实证研究的范畴。尽管在当代,有一些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受到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影响在做案例研究或实地调查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及描述方法已与实证方法有些不同了。

只要明确教育是一门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进行实地研究,必须去实证性地进行研究,就必然会出现理论的逐渐积累,这门学科就有可能沿着科学的轨道逐步成长。这样的定位在将教育学看作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的同时,也同样把教育学看作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更准确地说,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的理论学科。既然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就涉及

到它的基础性学科的问题。这是下面要讨论的。

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知识基础与学科体系的建设

1、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管理学的基础学科

前面已论述了将哲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作为教育管理基础性学科可能存在着的一些不足,有必要根据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来选择它的基础学科。在这方面,国外知名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管理方向的课程设置可供借鉴。从国外一些知名的教育学院,如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管理方向的课程设置来看,尽管这些大学教育管理方向课程的设置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不少课程是来自于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相当一些课程是在基础学科课程的名字前加上教育两个字,如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法律学等,相对于社会科学的这些基础学科来讲,教育哲学和教育心理学方面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并不很高。从国外任课教师的学术背景来看,讲授这些课程的教员多分别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背景。有的院系在课程设置的时候甚至就明确规定要求教育管理方向的一些课程应到本校相关的院系去修,如到商学院、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教育管理学学科的设置实际上是以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研究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在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延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教育学背景的教师去讲授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何运用到教育管理领域中去,是勉为其难的。因为要准确深刻地把握一个学科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如果把教育管理学的相关课程看作是因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向教育管理延伸而形成的,那么教育管理领域是否会被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向教育管理领域的延伸而割裂,教育管理学是否就很难形成一个独立存在的整体性学科呢?能否将基础性学科延伸的部分整合起来形成教育管理的整体呢?应该说,社会科学的多个基础性学科向教育管理领域的延伸为整合提供了条件,但是片面地强调整合是不够的,较好的方式应当是保留各自的学科特点,使得分别在这些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上生长出来的教育管理学能够形成不同的“学派”。建立在社会科学不同基础学科上的各“学派”之间关系并不是此消彼长,而完全可以相互促进。

进一步地,可依据学术性和职业性取向确定教育管理的学科知识基础和学

科体系。如果是学术性取向的教育管理学就应该将自己的根基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上,具体地讲建立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上,按照这些学科的相应规范去要求其在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分支学科。如果是职业性取向的教育管理学就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商学院的相关课程,重点培养实践能力。

2、教育管理的各门基础学科与教育管理领域延伸学科的关系

(1) 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的关系

现在国内不少大学设立了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甚至一些系也变换成“教育经济与管理系”。这种情况说明了教育经济学正在成为教育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甚至是当前最为突出的一个部分。这反映了现实中教育经济的问题对于整个教育体系来说,或者是对某一教育组织来讲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了。在国家这个层次上面临着教育成本分担的问题,决策者在财政压力下迫切想知道究竟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减少自己的责任,让其他相关方多承担一些责任,在哪些领域的教育投资会是更有效的,以哪种方式进行投资会是更有效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希望能够向国家和社会报告教育对经济与社会究竟有多少贡献。学校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筹措资金,公平有效地使用资金,成了头等关心的事情。于是,在政府和学校机构的关切下,高校的财政拨款、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收费与资助、义务教育财政的建立、绩效的评估等就成为当前特别突出的问题了。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教育经济学在教育管理学科的构成中得到突现是无可非议的。教育经济学更多地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教育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也是教育管理中的问题。教育经济学是可以称之为经济学的分支,在很大程度上却不能说是管理学的分支,或者是教育学的分支,因为教育经济学所用的理论和方法很少是来自管理学或者是来自教育学的,而是直接来自于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能正是因为教育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才暴露了教育管理学在学科定位上的不足。因为仅仅把教育管理学看作是教育学或者是管理学的分支,就无法把蓬勃发展的教育经济学涵盖进来,而教育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正是教育管理领域中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教育经济与管理并列似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却暴露出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

窘况。如果采取我们上面所讲的办法,把经济学理解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派,教育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管理学科中某种经济学派而已,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严格地讲,目前的教育经济学还并不完全能等同于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全面的应用。目前的教育经济学主要关注在教育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上,更多的关注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上。而教育的经济学视野范围要大得多,还包括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教育组织和教育制度的问题进行研究等。解决了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在教育管理中的地位之后,就能够顺理成章地看待社会学和政治学在教育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了。

(2) 社会学与教育管理学的关系问题

去年6月底在广州举行的年会上我曾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社会学也应该同经济学一样成为教育管理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实际上,国外最早论述教育学与社会学关系的是既为教育学教授,同是也是现代实证主义社会学创立者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也译为涂尔干)。他在《教育学与社会学》这篇文章中讲到:“在我看来,一切教育学思考的首要前提是,教育在起源上和功能上显然是一件社会事物,与其他学科相比,教育学更紧密地依赖于社会学”。在谈到心理学作为教育学基础的不足时,迪尔凯姆指出:“……不承认关于个人的科学(即心理学)能够对教育做出贡献,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承认它的作用。但是,即使是在它能够有益地启发教师的问题范围内,没有社会学的合作,它也不能发挥作用。”在克拉克所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所提出的组织的观点、地位的观点、文化的观点和大学的科学活动的观点实际上也都属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的范围内。

同教育经济学不能完全代替经济学在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地位一样,教育社会学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也有同样的问题。目前国内所理解的教育社会学大大地限制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其实,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不但研究人的社会化的问题,研究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问题,还研究组织、制度与社会变迁等问题,目前的教育社会学对前两个部分关注较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被称作组织社会学的部分的研究。这不能不令人

涂尔干,《道德教育》之“教育学与社会学”,陈光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46。

同上

克拉克主编,《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感到遗憾。

(3) 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科同样是教育管理的基础性学科

实际上,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科,同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一样是教育管理的基础性学科。特别是目前,在教育政策的研究上,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起着其他学科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因为国内政治学的发展比较缓慢,相应的在教育政治学方面进展显得比较弱。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和亟待发展的领域。

3、作为应用性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如果将教育管理学看作是应用性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实际上就将教育管理学定位于社会科学在教育管理领域中的延伸。这样一种看法承认教育领域的研究本身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管理领域中进行的研究与社会其他领域,如经济领域、政治等领域一样是这些学科的基本的构成部分,而不能简单地以“分支论”来处理,把这些学科对教育管理的研究视作这些学科的边缘部分。这一点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得到了一定体现,教育领域的研究对于现代实证主义社会学创始人的迪尔凯姆来说就是其核心的方面。在研究社会的传承、社会的延续以及社会的分层与流动等核心的问题时,教育领域几乎是社会学家逃避不了的领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家大师大多做过教育领域中的研究,如迪尔凯姆、帕森斯、斯美尔瑟、布劳、艾森斯塔德以及柯林斯、布迪厄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在教育管理领域中所采取的方法同基础学科在其他研究领域中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特大的区别。实际上,就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这些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所采用的方法大体上也是一样的,如定量的方法与定性的方法。只不过,就这些学科而言,因为其传统上研究的对象不太一样,每种学科所擅长的方法也有所侧重,如经济学可能更多的倾向于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多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而社会学,特别是人类学更多的强调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描述出发进行研究,因此在研究的初始阶段,定性方法可能就会比较多地使用。

四、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及学科体系的建设

1、教育管理学的基础性课程

教育管理学课程的设置应该是成体系性的,呈现出的是知识的一个有机整

体,一般来说应该包括这样的几个部分:(1)体现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源的基础性课程,(2)体现专业研究核心内容的课程,(3)操作层次的课程,(4)提供给学生选修的相关院系的课程。教育管理的基础性课程应该是教育研究的经济学分析、社会学分析、政治学分析,这种分析性课程应当包含相应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政治学在内。也可以将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研究范围扩大而粗略地等同于教育的相应学科分析,这些课程的设置的目的是要介绍基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何应用于教育领域的。除了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之外,根据需要,也可以适当地把教育史、教育心理学等纳入到基础性课程中来。

2、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围、侧重点与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

教育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同教育学对象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界定直接联系在一起。关于管理,常常会涉及到什么是管理,谁是管理者,谁是被管理者,如何管理这些问题。教育的核心课程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的。一般来说教育管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以学校为主体对学校内部各组织机构进行的管理,一个是国家和政府机构为实施主体对学校进行的管理。以国家和政府机构的管理活动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涉及到教育行政、教育法律和教育制度及政策等领域。通过行政、法律的方式或通过制定教育制度及政策的方式是国家和政府机构对学校机构实施管理的主要方式,因此应对于这些领域进行详细的考察。而在学校管理层次上,也会涉及到学校组织的设立及其运作、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政策的制定与运行,也会涉及到相关的教育法律在教育领域中的适用问题。因此,教育组织、教育制度、教育政策、教育行政、教育法这些课程应当成为教育管理的核心课程。

教育管理学课程的基础是应该是对组织的研究,有不同的学科在做组织研究,如心理学就很重视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实际上是研究如何激励的问题,还有教育组织的经济学分析,教育组织的社会学分析等。教育制度则主要是讨论教育的体系——相对稳定的规则系统,如招生制度,如教师的聘用制度、教育财政等等。教育政策则主要讨论为达到某种具体的目的而实施的某些具体的可能是暂时性的教育制度安排等。

3、操作性的、边缘或前沿性的课程

前两类课程在教育管理学中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但是社会环境变化很大,学生们的兴趣也很不一样。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应该向两个方向相应地开设一些课程。一个方向是紧跟学术前沿,开设更深,更专的课程,另一个方向则是开始更具实践性的课程,如教育投资、人力资源管理、学校领导及学校变革等。

4、可供选择的相关院系的课程

为适应学科的分化与交叉的趋势,应当保持课程体系的开放性,鼓励学生选修相关院系,如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心理学系及商学院等相关的课程。

五、教育管理学科建设新出发的一个初步实践

北京大学今年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推出了新的举措,要求各学院修订培养计划。北大教育学院各专业方向的培养方案也刚刚完成,其中就有教育经济与管理系的教育管理方向。这个培养方案经过了多次的讨论,虽然还处于完善的过程中,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提供出来,以达到抛砖引玉,共同探讨并推动我国教育管理,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北大教育学院创立于2000年10月,从创立一开始就定位为研究性学院,只培养研究生,不招收本科生。目前,所培养的学生有三类,一类是申请硕士学位和PH.D博士学位的在校研究生,这是主体部分,第二类是去年开始招生的高级教育管理博士项目,即EDD项目,这类学生所修的课程是以职业取向的。第三类是与地方政府合作创办硕士研究生班。我这里介绍的仅限于第一类学生的课程。在教育学院创立之后,学院的领导明确提出学院课程的建设要贯穿进六种理念或意识,分别是:学理意识、方法意识、问题意识、政策意识、历史意识和国际意识。北大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在考虑教育管理方向的课程修订时也在有意识地遵循着上述理念。目前的教育管理方向的主要课程设置如下:

1、教育管理的方法课程

教育研究过程与方法

高级计量与教育统计

质的研究方法

教育方法论专题

2、学科基础课程：

教育经济学

教育管理研究基础(将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某些内容进行了适当整合)

高等教育史(中外)

3、教育管理的专业核心课程

(1) 教育组织与管理方面：

组织理论与高教管理；

高等院校领导与组织；

院校研究专题

(2) 教育制度、政策、行政与法律：

教育制度分析；

教育政策分析；

“社会发展理论、教育问题与教育政策专题”；

教育行政(计划开设)；

教育领域中的法律问题(计划中)；

(3) 教育经济、教育投资与教育财政

教育财政专题；

教育投资与规划；

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

(4) 高级课程(高年级硕士和博士共选课程)

教育组织、制度与政策专题研究

高级教育经济学专题

教育政策专题

教育研究设计专题

4、其他院系的选修课程

除上面的课程外，系里还积极鼓励学生选修其他相关院系的课程，如社会学系的组织社会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中心的宏微观经济学、心理学系的

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

上面是北大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准备从2004级学生开始执行的培养方案初稿。需要说明的是该培养方案强调了方法方面的训练，将质的研究方法和定量的研究方法作为必修的课程，这是考虑到目前的研究生在科学方法的训练上还存在着欠缺，在高年级同样开始了研究设计方面的课程。在教育基础课程方面特别突出了教育经济学的地位，同时根据师资情况和学科发展的基本状况，将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和某些管理学的内容进行整合，开设教育管理研究基础这门课程，对高等教育史也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在主干课程方面，则突出了本系研究的三个重点，一是教育组织，二是教育制度和政策，三是教育经济与教育财政，并在每个重点研究领域相继开设出多门课程，以便将这个研究领域向着广度和深度拓展。如何设置更为科学的课程体系，我们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中，非常希望能够听到各兄弟院校宝贵的意见。

一般来说，学科建设应该与各个学校研究基础、研究人员的兴趣、知识背景和学术积累紧密结合，各个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学术倾向，根据“客户”需求的状况而有所侧重地发展擅长的领域，以形成自己的特色，进而形成自己的传统和学派。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时期，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还处在重新塑造，重新起步的时候，加强交流，共同提高就显得非常重要，非常希望这样的会议能够吸纳更多的同行参加，充分的交流意见，共同推动教育管理学的发展。谢谢！

(2003年11月18日 初稿)

附录：

中国教育管理学的重塑及新出发 ——在全国教育管理管理科学学术委员会暨全国教育管理 协作研究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 郭建如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非常感谢这次年会给我安排了大会发言的机会。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教育管理学的重塑及新出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是受到了本次大会选择的议题的启发和鼓舞，感受到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正在酝酿着一个重大的变化，第二是受到了我所在的单位在教育管理硕士培养方面的一些实践的启发。但是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我提交的论文和我在这里的发言都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的意见。

我提交给大会的论文探讨了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基础及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我明确地把教育管理学定位为“应用性的实证性的社会科学”，这种主张可能有点反潮流和不合适宜。我看到这次会上提交的论文大多在强调教育管理学要强调人文、强调价值取向，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提出应该以人文科学为基础重建教育管理学，而我的主张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来重建教育管理学。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主张呢？我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对这一点探讨的比较多，我这里想简单地谈几点：

第一首先来看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的现状。

我本人是学社会学的，转到教育管理学领域中的时间不是很长，对我国教育管理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也看了一些书，读了这次大会的一些会议论文，今天上午也听了一些学者的发言。我想我国的教育管理

本文是在全国教育管理协作研讨会年会上的发言（2003年12月9日于南京）

学目前的研究取向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经验体系和培训手册”，这是一些学者概括出来的。第二种是强调哲学对教育管理学的指导作用，但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限于哲学的思考中，用哲学的思考代替了对现实，对教育管理现象和教育问题的观察、描述、分析和解释，用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来透视教育管理中的问题。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在国内大量地引进，教育管理的人文性、价值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得到了极大强调。第三种是科学的研究取向，这样一种取向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萌芽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不少学者也都指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但即便是这样的，科学研究的取向还是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我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忧，借用鲁迅的一句话，我们在看到科学研究取向的弊端时，不要把洗澡水连同孩子一起泼掉。因此，鉴于科学研究取向在我国教育管理领域中的不发达，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力推动以科学取向的研究。

第二，我想谈一下学科内的人文取向与科学取向之争的问题。

人文取向的研究与科学取向研究之间的争论大量地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如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而不仅仅存在于管理学和教育管理学中。综观这些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管理学一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这些学科的发展始终贯穿人文与科学之争的。在有的阶段，似乎是人文取向的研究占了上风，在下一个阶段似乎是科学取向的研究占了上风，大体上呈现一种周期性的交替变化。在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过程中，似乎科学取向在学科历史中所占主导地位的时间要长一些。这两种都呈现出螺旋型的交替上升的情况，共同促进了这些社会科学的发展。我看到了大会会议上的一些论文把目前似乎人文取向占上风这种趋势称作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对于学科的这两种取向的地位变化进行了研究，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弗里德曼，他指出在人类学中强调人文、文化、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在某个时期代替强调对物质方面的科学研究这并不是知识积累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们研究兴趣的转移，而这种转移的背后是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我对这种看法是基本赞同的，有点不同的是，实际上在人文取向的研究处于上风的阶段里，科学研究的取向仍然在进行，并且在适当地吸收来自人文学科的一些批评。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科学取向研究的进步。

就我所知道的社会学来讲，目前的西方的社会学主要是三大流派，实证学

派、批判学派及理解取向的学派。虽然实证性的科学取向的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有些时期,人文取向的研究也会在话语上占上风,一般的结果是短暂的综合和长期的分裂,实证性的社会科学仍处于主流的位置。

了解了学科发展史以及人文和科学之争后,再来看教育管理领域中的科学与人文之争,可以认为这两种争论也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谁也不能消灭谁,谁也不能完全替代谁,而且从长期来看,科学取向的研究也将会在教育管理领域中占据主导性位置,因此我们倾向于发展以科学取向的教育管理学。从社会科学的内部学派的发展来看,科学的取向和人文的取向都是存在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也是我倾向于倡导以社会科学为基础重塑教育管理学的重要原因。

第三谈一些作为社会科学的的教育管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

我提交的会议论文对于这一问题论述得比较多,我在这里不再展开。我在前面讲过,尽管科学观有其弊端,但目前的教育管理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很不够。相对发展的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管理现象的教育经济学,而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还不够发达。在教育社会学中,从国外引进的理论和著作也偏重于反思、批评的文化取向,而对于实证研究取向的教育社会学引进得较少。教育政治学在国内相对来讲被介绍得更少了。鉴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要大力呼吁以社会科学来重建教育管理学,将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作为教育管理的基础性学科,在教育管理领域中大力发展“经济学学派”、“社会学学派”和“政治学学派”等,用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要求教育管理领域中的研究,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展开对教育管理领域中的研究。我在这里讲一点的是,人文取向的研究也并不排斥定量的研究,也可以进行定量的研究,而科学取向的研究也并不排斥思辨的过程以及实地的调查,一些学者片面地将科学等同于定量,将人文等同于思辨的方法和实地调研的方法,这可能是对方法存在些误解。

第四点我想谈一下关于学派与统一的教育管理学的问题。

今天上午有不少学者谈到了学派的问题,认为目前教育管理研究中学派的发展还很不够,应该促进学派的发展,我本人是赞同这样的观点的。如何促进教育管理学学派的发展呢?我想有两种途径可以选择,一种是从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来发展,比如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爱好相应地发展教育管理学内的人文

学派、科学学派，发展“经济学学派”、“社会学学派”、“政治学学派”等，另一种是考虑地域上的不同而形成相应的学派，如在我国的国家内，各高等院校系的人员构成、学术背景、学术积累以及面对的客户情况差异很大，有的院系是以人文取向的研究见长，有的院系以科学取向的研究见长，有的则以经验体系的取向见长，我想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按照一定的规范去发展，最后形成不同的学派。对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的统一性，我认为这叫好比是盖房屋，教育学就是一个房屋，而各派就好比房屋内的一个个房间，房间建设好了，上面搭个房顶，这个房子也就盖得差不多了。当然从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各派之间也常常存在着整合与分裂的现象，从长期来看，统一和整合是短暂的，而分裂却是常态，因此理想的情况可能是学科内的各派都能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系，而不一定是一种紧密的联系。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先努力把房间建起来，形成在这个房屋下各派共存，相映生辉的局面。

以上是我的粗浅看法，请大家指正。谢谢！